

清风又拂白洋淀

——重读孙犁作品《白洋淀纪事》有感

■陈海强

中,老师讲授海河水系与雄安新区渊源时,我知道了白洋淀的形成过程,也第一次知道白洋淀是河北最大的湖泊水系。略作想象,仿佛就拥有了鸟瞰白洋淀的眼界,斑驳的湖光绵延在大地上,孙犁作品中的画面似乎又出现了。

《芦花荡》作为白洋淀纪事之二,是《荷花淀》的姊妹篇,创作于1945年8月。小说开篇便有超凡之笔:“夜晚,敌人从炮楼的小窗子里,呆望着这阴森黑暗的大苇塘,天空的星星也像浸在水里,而且要滴落下来的样子。”敌人在人民战争的汪洋中沦为困兽,作品以寥寥数字就写出侵略者的失败前景。

孙犁在描写战斗场景时,具有举重若轻的本领。出现在《芦花荡》中的老船工,决心为受伤的大菱报仇,证明自己尚有能杀敌。他在水中巧设机关,将一群嬉水的敌人诱入苇塘——“一个鬼子尖叫了一声,就蹲到水里去。他被什么东西狠狠咬了一口,是一只锋利的钩子穿透了他的大腿……”孙犁使用简洁的句子,似乎要将战斗过程一笔带过:“老头子把船一撑来到他们的身边,举起篙来砸着鬼子们的脑袋,像敲打顽固的老玉米一样。”句子很短,引发的想象却是无尽的。作者展现出一种从容和功夫——“他狠狠地敲打,向着苇塘望了一眼”。原来,芦花深处,二菱正躲在苇叶下观战呢。这种神来之笔,令人读罢感慨万千。

作家以作品立身,这是文学创作的法则。《白洋淀纪事》系列作品不仅是孙犁文学创作的代表作,也是中国现当代文学的重要坐标。时光流逝,这些作品经受住了淘洗,读者们依然乐此不疲地阅读着白洋淀的这些往事,依然能够从中获得文学的裨益。从某种意义上说,孙犁在《芦花荡》和《荷花淀》中写下的激动人心的词语都寓意着此后的未来。正义必胜,人民必胜,光明就要到来,这是时代主题最闪亮的光彩。

三

“东边日出西边雨,道是无晴却有晴”。泛舟白洋淀,赶上了太阳雨。阳光十分明亮,清凉的雨丝仿佛带着微光,在一望无际的荷花淀里弥漫着。清风拂面,我寻找着孙犁作品中曾经出现过的故事和意象。

在鲁迅文学院学习期间,我读到了更多关于孙犁和《白洋淀纪事》的文章。白洋淀纪事系列作品中对女性形象的刻画尤为令人印象深刻。在《荷花淀》里,妇女们遭遇日寇大船后,机智勇

敢地将小船摇进荷花淀,“小船活像离开了水皮的一条打跳的梭鱼”,当“小船窜进了荷花淀”,孙犁写下了一个充满声音的画面:“几只野鸭扑楞楞飞起,尖声惊叫,掠着水面飞走了。就在她们的耳边响起一排枪!”这惊心动魄的场面,扣人心弦又充满着莫名的美感和节奏,以至于听觉中恍如亲临现场。

孙犁笔下的白洋淀故事,承载着一种文学精神。他用手中的笔记录时代,总是从细小之处落笔,把笔墨用在平凡人物身上,但写下的故事与时代主题保持着深刻交融。白洋淀成为孙犁内心的文学故乡,老百姓质朴的爱国情感日复一日地激励着他奋笔疾书。孙犁的作品隽永优美,清气四溢,有着鲜明的辨识度。《白洋淀纪事》陆续面世后,有人将其比喻为荒凉大地升起一颗闪亮的星星。多年以后,孙犁写道:“我不大看洛阳纸贵之书,不趁争相参观之地,不信喧嚣一时之论。”这也看出,孙犁始终重视自我风格的形成,这让他作品保持着独特品相。孙犁在文学上的顿悟,出自赤子之心对现实世界的思考和叩问。这是他文章深处常在的灵感。这种现实主义的文学观,在孙犁的作品中呈现出别致的柔美和简约,成为现当代文学中独特的景观。

四

从时代中来,到生活中去。这是孙犁的文学观念。

在《白洋淀纪事》中,孙犁写下的人物和故事,真实、生动且富有感染力。他写下了发自内心的情感和声音。温润如玉的文字,在静谧中携带着超越时间的力量。这些作品貌似通篇都是寻常之事,没有大场面和大题材,但是随着叙述的展开,非凡的意蕴就会跃然纸上。当所有细节拥有了微光,也就拥有了意义,进而显示出文学的力量。

在《关于〈荷花淀〉的写作》中,孙犁谈到过自己的创作立场和观念。荷花有一种高洁的美,这与孙犁的文学追求堪称同道。收录在《白洋淀纪事》中的小说、散文等作品,将孙犁的文学追求展现得淋漓尽致。他的文学实践和思考,彰显着“修辞立其诚”的立场。他对时代的变迁十分关心,对社会保持着一种抵近观察。他在文章中谈到:“先去深入生活。”这是他的主张,也是他坚持的原则。他对此有着深刻的体会:“我们表现生活,反映现实,都是建立在现实主义的立场之上。”孙犁的视角比较独特,他始

终关注的是时代画卷中的人,写出来的是血肉、呼吸和情感,他的笔触充满人间烟火气息,思想上却有一种出尘的境界。写白洋淀的故事,孙犁的语言澄澈而透明,但故事背后的时代困境和现实苦难,却需要读者去体会和思考,清风四溢之处也有谜语在文字深处,如同礁石般存在。在史与诗、真实与虚构的共存中,矛盾产生的漩涡携带着文学的力与美,让孙犁的作品拥有了温柔敦厚、清灵雅正的审美秩序。

以“荷花淀”为关键词确立的文学道路,成为孙犁毕生的事业和追求。孙犁投身革命较早,因为作品成名后,依然安安静静地做着编辑和作家的的工作,平日里要么为人做嫁衣,要么潜心著述。

五

湖泊水系实乃大地的含情之眼,白洋淀如今已成风景名胜之地,如同雄安新区的闪亮徽章,铭记过往,见证今天,昭示未来。而孙犁的作品,为时间的变迁留下无尽的畅想空间。

白洋淀,有一座孙犁纪念馆。馆内有一处碑亭,亭柱上有一副孙犁撰写的楹联:“梦中屢迷还乡路,愈知晚途念桑梓。”白洋淀是孙犁文学的故乡。他以文学笔触记录时代,其中最大的意义就在于完成了“白洋淀在中国”和“中国在白洋淀”的文学命题。孙犁对时代有着细致入微的洞察和记录,更有一种对时代大势的感知和判断。可以说,孙犁是现实主义作家,他的作品兼具诗与诗的双重美学标准,澹然无极,而众美从之。这种淡泊之美,是人生观和世界观的文学体现,也是孙犁对时代的理解和表达。铁凝评价孙犁:“不以急功近利的一时效应,来代替文学特有的使命。”在《文学和生活的路》一文中,孙犁写道:“心地光明,便有灵感,人情入理,就成艺术。”通过创作《白洋淀纪事》系列作品,孙犁建立起一种独特的文学范式。

“荷花淀派”始于孙犁,这种将诗意发挥到极致的文学探索,其实是对中华传统文化的继承和发扬。在孙犁之后,还有一个又一个的后来者,将这种精神运用到创作实践中。孙犁也因此而获得了文学生命和精神理念的长存。尽管,孙犁离开这个世界20年了,但只要阅读他的作品,想起他作品中的一个个人物和故事,我们便会觉得孙犁依然活着,觉得诗意不仅是推动历史前行的动力,也是中华民族生生不息、继往开来的源头活水。

| 阅 图

沙场竞技

■摄影 苟宝琦

这幅作品拍摄的是新疆军区某综合训练基地新兵在训练间隙开展竞技比武的场景。两名新兵在战友们的加油助威声中一展身手。拍摄者通过仰拍,记录下这一火热场面,展现了新兵们青春阳光的风采。(点评:李建伟)



迷彩芳华

羊城花似海,最恋木棉花。

木棉树,被誉为“英雄树”;木棉花,被赞为“英雄花”,主要分布在我国粤、桂、滇、闽等地。它也是广州市的市花。每年三、四月份,珠江两岸,怒放的木棉花像被打翻的调色板,染上红、黄、白三种颜色,落英缤纷,璀璨斑斓,点缀在羊城的大街小巷,犹如一幅美丽的城市画卷。

几个月前,我到广州采访党的红色历史,正赶上木棉花期。对我来说,这既是一次美丽邂逅,也是一次深情的回忆。20多年前,我曾在广州原解放军体育学院工作生活过几年。学校营区是黄埔军校燕塘分校的旧址,属于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院子里长着十几棵有年头的木棉树,特别是图书馆前面那几棵尤为茂盛,就连两棵百年的大榕树也被笼罩在下面。

那个时候,我经常去阅览室看书,久坐身乏,站起来来到窗前,就见娇艳似火的花朵缀满枝头,格外让人悦目。勾勒分明的枝干,犹如英雄的铮铮铁骨,给人一种力量。若遇花瓣坠落,还可听到花儿落地的声音,好不惬意。木棉花有些硬,即便落到地上也不会破损,随手捡几朵带回家还可煲一锅广式靓汤,更有一番美味。

一说到“解放军体育学院”这7个字,我心里总是暖暖的。这是一所有着悠久历史和光荣传统的军事院校。1953年7月,它在贺龙、聂荣臻、叶剑英等老一辈革命家的亲切关怀下创办,曾为国家和军队培养出一大批军事运动骨干和世界冠军。

那时,不论是学院官兵、学员,还是家属,都自豪地称自己是“军体院人”,这也成为广州的一个文化符号和地标。尽管,我在军体院工作时间不长,但那份印迹、那份情感却深深铭刻在心里,成为一生难忘的记忆。尤其是军体院有着不同于其他院校的文化氛围,就像绽放的木棉花,处处燃烧着红色激情,迸发着运动活力。

虽然20多年过去了,眼前还经常浮现出那些热烈的场面。每天下午4点后,训练场上的口号声、教学课堂的呐喊声、室内场馆的加油声,此起彼伏,声声震天,学员们脸上都洋溢着满满的激情,让人热血沸腾。

在军体院有一件事记忆犹新,现在想起仍感觉有意思。当时,学院科研带头人孙学川攻克了抗眩晕训练难题,受到上级高度肯定。时任政治部领导孙学富安排我去宣传报道他的事迹。一位领导见面问:“孙学富让孙现富来宣传孙学川,你们三个什么关系?”他的一句玩笑,惹得众人一乐。我们三个分别来自安徽、四川和山东,如果说关系,那就是战友和上下级,是那身国防绿把我们凝聚在了一起。

后来,军体院经历多次调整,组建成陆军特种作战学院,成为全军侦察特战人才的培养基地。可以说,每一次调整都是一次考验,每一次改革都是一次历练。面对牺牲和奉献,军体院人内心的那份坚守和忠诚从未改变,就像木棉花的酡红,是它生命中唯一的光芒,即便花落纷纷,依然毫不褪色。

在调到军体院工作前,我一直在北方,从没见过木棉树。所以,当我第一次见到木棉花开,立刻被它的艳丽所惊叹。每一朵都有五片带有强劲曲线的花瓣,黄色花蕊粗壮又不失内敛,就像点燃的火苗。怒放时,一

燃烧的木棉花

■孙现富

树橙红,万蕊竞芳,硕大的花瓣好似壮士风骨,酡红的色彩就像英雄的鲜血。当时我想,这或许就是“英雄树”的由来吧。

时间久了,也了解了一些木棉树的秉性,对它又增添几分崇敬。盛花期,它的树冠上几乎看不到叶子,只有簇拥的花朵在争奇斗艳,这也是木棉树区别于其它树种的地方。别的树都是先长叶后开花,它则相反,开花时没有树叶,花儿边开边落,待花瓣凋落时,才是枝繁叶茂。再说那树干,也很特别,一棵棵都那么高大挺拔,直插云霄,就像气宇轩昂的英雄,给人一种顶天立地、无所畏惧的感觉。

尤其是中山纪念馆的那株“木棉王”,每年都会引来很多人前来观赏。这棵木棉树高达27米,平均冠幅33.75平方米。据园林专家取样测定,它的种植年份大概在1668年,今年应该300多岁了。可以说,它见证了广州的一段历史沧桑,也与广州一起迎来了新时代。

广东革命史,半部在广州。广州是一座具有革命传统的英雄城市,近代以来许多重大历史事件发生在这里,如人们熟知的辛亥革命、广州起义等,涌现出一大批革命英雄,如张太雷、恽代英、彭湃、叶挺、阮啸仙等。还有那场著名的“刑场上的婚礼”,周文雍和陈铁军两位烈士,更是以革命浪漫主义的情怀写下了悲壮动人的英雄诗篇。

红色木棉花,犹如共产党人厚重的信仰和不变的初心。烈士们倒在哪里,木棉花就在哪里绽放,星星点点,遍布岭南。为了新中国的解放事业,英雄的南粤儿女赴汤蹈火,前赴后继,以热血化甘露,用生命换黎明,以血肉之躯为雄奇,木棉树赋予了英雄的新内涵,也给后人留下一座座不朽的精神丰碑。

别致隽永的名家闲章

■周惠斌

的卑微经历和贫困生活,显示出不卑不亢的个性。张大千出身贫寒,一度使用“乞食人间尚未归”“苦瓜滋味”“除一切困厄”等闲章,表达了自己的辛酸遭际和坎坷岁月。画家刘海粟曾十上黄山,闲章“昔日黄山为我师,今日我为黄山友”,反映了他以自然为师,心摹手追的写生和创作历程。

尊奉前辈的好学精神。郑板桥的闲章“徐青藤门下走狗郑燮”,抒发了对前辈的崇敬之情,极言自己愿拜倒在徐渭(青藤)门下学画的渴望。齐白石的闲章“我欲九原为走狗”,源于自题诗“青藤雪个远凡胎,老缶衰年别有才。我欲九原为走狗,三家门下转轮来”。诗中,青藤、雪个、老缶分别是著名画家徐渭、朱耷、吴昌硕的别号,由此反映了齐白石博采众长的艺术志向。

踔厉奋发的进取精神。汪士慎是“扬州八怪”之一,一生酷爱梅花,晚年一目失明,仍坚持画梅,闲章“高留一目看梅花”,道出“目盲心不盲”的励志情怀。潘天寿刻有“强其骨”和“一味霸悍”两方闲章,“强其骨”选自《道德经》,意指作画之道贵在得法,做人之道贵在傲骨。启

功的闲章“坚净翁”,含有“一拳之石取其坚,一勺之水取其净”之意,表达他追求坚毅品质和高洁人格。黄胄的闲章“老在须眉壮在心”,反映了老而弥坚的艺术追求。李可染有“废画三千”“峰高无坦途”等闲章,表现了百折不挠、毕生求索的昂扬之志,记录了他为追求艺术而奋斗不息的精神。

虚怀若谷的自谦精神。清代篆刻家、书画家丁敬的闲章“竹解心虚是我师”,表达了他追求以竹为师、谦逊做人的品质。傅抱石的山水画自成面目,闲章“不及万一”,自谦所作之画不及真山水的“万一”。李可染的闲章“七十始知己无知”,表现了谦虚好学、自励自勉的精神。

坚持创新的探索精神。清初画家石涛的闲章“法自我立”,锋芒直指那种脱离生活、一味仿古的陈规旧习,意蕴深刻,成为著名画论之一,至今受人推崇。郑板桥的闲章“心血为炉熔铸今古”,显现出搜历代名家之秀、创自家艺术之新的至高境界。清代书法家邓石如刻有“我书意造本无法”闲章,诠释了己矢志创新的书法风格。李可染的闲章“可贵者胆”“所要者魂”,道出勇于突破的奇

伟魄力。关山月的闲章“古人师谁”“适我无非新”,突出了画家不因循守旧的创新意识。黄永玉的闲章“无法无天”,贬词褒用,直言不受桎梏、锐意革新的精神。

洁身自好的自律精神。清代程邃的闲章“守拙”、陈师曾的闲章“淡然曾守”,表现了画家淡泊、恬静的性情。徐悲鸿的闲章“一尘不染”,寄托了自己高洁的品性。邓石如的闲章“胸有方心,身无媚骨”,直指胸臆地表达了不欺世媚俗的操守。潘天寿的闲章“不雕”,既陈述了自己对艺术的看法,也表明了做人的原则——为人从艺自然率真,不矫揉造作。闲章并非书画家的专用物,鲁迅一生以笔为刀,闲章“只有梅花是知己”,借花寓意,寄托于花,抒发了景仰梅花凌寒独开、不与世俗合流的高洁情怀。

古今书画名家的闲章,于方寸之间折射万千气象,不失为传统书画艺术中的精致小品、点睛之笔。一枚枚闲章,凝结着他们的际遇、志向、意趣、情怀、学识、修养、品格、思想……名谓“闲章”,其实不“闲”,别致隽永,寓意无穷。